官板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廿三廿四

秋圖書館
部門 [illegible]イ
冊数 一六
函号
架号
番号 一七

明治十七年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

蘇　軾子瞻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閒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荅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一篇從此句生出如木之根株）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說文章知遇處只淡淡着筆）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與夫子師弟相樂照應）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并欲窺尋梅公之樂悠然不盡）

是富貴不足重而師友以道相樂乃人間之至樂也周公孔顏憑空發論以下層次照應空靈飄灑東坡文之以韻勝者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

史記劉敬傳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廣武

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得禍後故爲此貶損之言其實制策所陳）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忠愛所發也）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尊青黄乃木之災）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中仍留地步在）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此東坡先生傷弓之言也後歸於莊生之旨勿認爲牢騷玩世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如見子由之文）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猶言世之）善者機也。（動處也。見應帝王篇）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不好人同己。舍己從）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此弊於今爲烈）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時發詩賦用策論）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王氏謂春秋爲斷爛朝報不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閭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好人同已自是私心王氏用人亦然不止文章也小小短札見當時文體政治之壞謂此文爲游戲者甚勿以知文許之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

達字的解

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

惟了然於心故了然於口與手

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

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司馬公亦被）也而獨悔於賦何哉（子雲謏過此直窺見底裡）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

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貶揚以伸屈貫議論千古前半行雲流水數言即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前幾年有鉅公某專求不可解之文支離杜撰天下從之靡靡向風如漂鬼國此又揚子之罪人也

與李公擇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非學道有得者不能爲此語。）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明季黄石齋劉念臺二公足當斯語。）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倘當時宵小見之。必云此老倔強猶昔。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吐語磊落）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就十一人中抽出四人）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四人已缺其一）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

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
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純仁）又
六年始見其叔彝（純禮）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純粹）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
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
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與捻角入鄉校一段照應）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照應）（與始見知於歐陽公一段照應）
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陡起議論）
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
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
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
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語語有）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誠字在）
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雙收嚴整）

為歐陽公作序應從道德立論為范文正公作序應從事功立論各有專屬不似近人文字將道德文章事功一齊稱贊漫無歸着也後半說范公之文一本於誠故為有用之書此即修辭立其誠意

六一居士集序

（憑空起）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僕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是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純於空中翔舞）（逆折）（以上反覆叙文章有一筆倍有力）（關世道以醒首句）（綴受）

唐憲宗後至宋仁宗二百餘年諸本三百誤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

（先入韓子以引歐陽）（句挽貫上文千鈞筆力）

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楊墨申商老莊佛氏俱為王氏新學作影新學之熾幾與楊墨申商等禍相埒因歐陽子書存而天下猶知準的不至潰敗決裂則其有功聖學由韓孟氏以達於孔子者信而有徵矣第認為推尊座主之文毋乃譾言

湯鷙近揚尊故有子安世雄艸太玄擬易求名而無其實故無子其實雄之失行在爲莽大夫竊虛名猶未也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此是實）張湯宜無後者也（句倒注上文）無其實而（此是）竊其名者無後（主然只是反說）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句是一篇之主對針君成）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

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字无咎）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因未知能詩見知賢之不易而已之未能達賢亦可解免矣）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輙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有實辭名）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有後）絶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收）名者之必有後也（得足收下以餘波詠歎結之）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舘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博學）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引詩結趣然神遠）

有實辭名是主意達賢蔽賢只作陪說也因其子補之之請無中生有得此反覆紆曲之筆經營布置無限苦心

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折入突兀）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即聖賢時人之身耳目）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時人聖賢之身也意）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

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

分量不差累黍

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

發醉字又高一層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淡然而止）

推賛魏公都酬應語耳文將韓白之彼此有無互相比較而歸本於兩賢之所同則筆墨所到皆成波瀾煙雲矣歐陽公晝錦堂記純乎實說未免遜此風格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悦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一氣滚下十數句只如一句）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

其學可謂難矣〔見得書之難而有得於書即能自成其材〕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見得書之易而人材轉入於苟簡兩段緊相對照〕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難能用心如此〕〔後代藏書家甚多〕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收盡通篇〕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藏書以遺來者。固仁者之用心。東坡拈出此旨以
警學者。亦仁人之心也。文律關鍵縣嚴又其餘事
近代藏書家厭常喜新。每求僻簡斷編七略四
庫所不列者。詫爲秘函。其實前賢所不暇覩者也
讀李氏藏書記并及之。以告天下之好新奇而棄
樸學者。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見道語）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一路拈出去）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予向亦同此情今亦捐棄久矣）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歐公好金石文字朱子議之然歐公亦非留意於物者）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自是達人之言必謂是諷晉卿轉嫌粘滯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提綱〕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貴經術〕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重氏族〕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尊吏〕

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
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
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以下詳寫合耦以相助）畢出數十百人爲
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
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
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
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
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總三段作束）蓋如此故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
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
故智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
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
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五年民
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
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
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
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

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美太守意）而下有易治之俗（美風俗意）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上下雙）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收）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進去鄉久）（餘波）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旣去鄉久不應向樓之風景著筆猶昌黎作新修滕王閣記通篇以未得造觀爲主閣之風景不一描寫也只詳敘風俗之美而黎侯之治可以想見此作者極造意處

凌虛臺記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狀人難寫之景）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毁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其理固然然唯達觀者知之）皆不可知也（從此句開出下文無限感慨）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三不朽）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發明廢興成毁端瀾細状感慨歔欷後歸於不朽之三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楊升菴謂是譏太守文儲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俱未必然

超然臺記

（凌空而起得超然之意）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超然反面）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我小則物大）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黃石齋云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

理極爲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能遊於物外則窮居疏食皆樂意也此莊生達觀之見猶且無入不得況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通篇合超然意末路點題亦是一法。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名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十分之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向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

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筆妙句中自分賓主）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此放鶴之歌）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飽）以汝飽（韻押褒此招鶴之歌）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插入飲酒一段見人君不可留意於物而隱士之居不妨輕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隱居之樂也中間而況于鶴乎一句玲瓏跳脫賓主分明極行文之能事

石鐘山記

水經（桑欽作）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水經注已明但未暢言耳）。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含簡意）。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含陋意）。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即黃州）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作一小波）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此一段為心動欲還張本又與士大夫不肯夜泊對照）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以上作勢專為折出此句）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二段疏明所以名鐘之故）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通首眼目）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收全文處又補出漁工水師二層）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語收盡）

記山水并悟讀書觀理之法蓋臆斷有無而或簡或陋均非可以求古人也通體神行末幅尤極得心應手之樂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四

蘇軾子瞻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二語借孔孟形起非即實指韓公也）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提句作乇）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善形浩然之氣）

憲宗至元祐五年祇二百二十餘年

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東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諭王）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始開此口）（諫佛骨事）而勇奪三軍之帥（廷奏事）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亦用先提）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

昌黎表州後未嘗不安於朝此蘇公借以自言其遇也

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

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气也焄蒿气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

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歌詞步武韓公非東坡本色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此亦東坡始言之）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子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文亦以浩然之氣行之故縱橫揮洒而不規規於聯絡照應之法合以神不必合以迹也○前一段

見参天地關盛衰由於浩然之氣中一段見公之合於天而乖於人是所以貶斥之故後一段是潮人所以立廟之故脈理極清○吳門惠仲儒學士視學廣南教士人以經史之學凡六載士風丕變今潮人祀於韓山位在趙德之次見吾吳有人而潮人之能不忘所自也附識於此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先叙趙抃疏語）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叙武肅王及子孫始末）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父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所以流涕）其有德於斯民甚厚（叙其歷世有德於民）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叙其請吏歸命有功於朝）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雙收）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叙墳廟置守）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語本郭璞）

絶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東江通韻）

強弩射朝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亦通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得體）

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敘趙清獻跡而系以銘點竄之功曾異司馬子長邢峒公謂其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一路說天佑二聖由能用司馬公之故寬寬說來奉詔作文自應如此昌黎奉詔作亦然

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上聲非平聲）時敍。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譯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乞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臣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頓挫）
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
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
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
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
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婦人孺子在其中）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
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絶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輦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夷狄在其中）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鄉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陰）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所以能服之故）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伊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此蘇公本色）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
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
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
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
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
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乞建儲）
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

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除民患）
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去姦人）
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議典禮）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諫納降）
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論上尊號）
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爭新法）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
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宫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
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
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勸受言）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
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
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罷弊政以上主平大節無有遺漏）
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
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襚以
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

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
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
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
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
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
其大概（此段最關要并欲杜後人讒慝之口知小人以紹述為詞也）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
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鄉
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
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

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複句法）方熙寧中朝
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
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
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敘其所著書（精神元在此段）
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
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所引似不當。然下妙于救轉）
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
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
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
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

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
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
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
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
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函賈於塗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鹿門謂子瞻不長叙事不得太史公法門以入手寬緩中間夾入議論也然此文本詔作則推原君德歸美先帝乃為合格況既有狀志事跡亦可從略烏得以尋常法繩之○司馬文正不大用於神宗而委任於二聖父子繼述之際殊難立言文中謂神宗之不用正以留詒後人真有回斡大造之妙或云子瞻因二聖撤金蓮燭送歸院時所言中有感觸歸美神宗此又淺之乎窺子瞻矣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趣）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此專求之人之失）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求猶揣測也）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

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孟子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所謂自得也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此憑虛之實昔者以聲律取士此對偶聲律之失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此王氏新學之失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吴君彦律有志於學者

王安石以經術取士以[illegible]分[illegible]賦矣[illegible]敀

也方求擧於禮部作日喩以告之

未嘗見而求之人是一意不學而強求其得是一意前後兩意俱用設喩成文妙悟全得莊子愈淺近言道愈明所云每下愈況者耶

之於用一無實得此求道而不務實學也設喩痛加針砭

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有餘者之影）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無養者之影）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

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句句有學字在至）
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後出久戰出）
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
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
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千古爲學之方盡此二十字）
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
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
語之

成才在乎能養而養之實全在務學求養而不務
學猶欲歲取十千而無壅田之本也喻意說明正
義自見與日喻篇同一作法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死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

讀如刃所介傍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言婉而勁此剛之一）
矣公不答徑起入户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
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
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
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
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
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
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此又剛之）
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
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

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
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
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
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太剛則折為悻悻客氣）
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者言非謂仁者之勇也柔靡人借此藏身得此足）
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以激發人志氣）
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
二事遺其子緦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舉二事以概其生平其得與於仁可知矣議論矯
然筆力蒼然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非忘日意）醉中不以鼻飲（中滯於日也）夢中不以趾捉（妙語）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胸留一物即為物役矣）故其神與萬物交（故必）其智與百工通（天與人無盡）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

其所見者乎

即莊子腰忘帶足忘履意得其解者自遇之末又轉出道藝相兼使學者知所從入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横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千古行文之妙不出此二語）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

已。舉一畫而他可類推。道子之畫。子瞻之評。唯聖神於此藝者能之。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寫山石具波浪自險。）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即少陵所謂意匠慘澹經營中也。）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謂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也。）作輸瀉跳蹴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

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當其神來已亦不能自主）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活水死水可悟行文之法中蒼黃入寺一段尤能狀出神來之候蓋古今妙文無有不成於神來者天機忽動得之自然人力不與也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晩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冠頂曰屋）

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

（倒點出姓名）

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東坡又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

前吾故人句內已含此一段文字矣得此追叙見隱人本非枯槁寂寞之人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茫然何邪）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寫少時豪俠有鼻端出）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火之概）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悲壯）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淋漓）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應上自得）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妙在不了）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叙其遊俠隱淪而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中變調也寫游俠須眉欲動寫隱淪姓字俱沈自是傳神能事

亡妻王氏墓志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孝謹）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敏靜）從軾官於鳳州軾有所為

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規誡）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知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知人）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着墨不繁而婦德已見銘詞可哀不在語言之中。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盖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隱指王氏新學）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以下凡五轉）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貍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

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蘇氏兩世受知）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一語收通體）其私

朝無君子斯文失傳為天下慟也敘兩世見知於公哭其私也末語收拾通體而情韻幽咽自然惻惻感人